

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■柳韵

那一年，苏轼的好友王定国因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。临别之际，苏轼与好友送行，随行王定国的寓娘情深意重，不离不弃，让苏轼很是感动。于是发出“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”的感慨。

元丰六年，王定国北归，又一次与苏轼把酒言欢，席间，那个曾经“尽道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”的寓娘为苏轼敬酒。多年不见，寓娘风采依旧，甚至“万里归来颜愈少”。

苏轼心下十分不解，为什么岭南艰苦的环境，恶劣的生活条件没有让寓娘有丝毫颓废，反而令她甘之如饴、心情舒畅，归来后竟然容光焕发，愈显年轻。于是，他以试探的口气问寓娘：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？”是啊，在那样的穷乡僻壤，生活条件如此恶劣，你怎么没有憔悴不堪，反倒显得年轻了呢？

寓娘微微一笑，“笑时犹带岭梅香”，轻声答道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那份恬淡从容，让苏轼很是感动，心下亦有戚焉。

苏轼一生宦海浮沉，数次被贬，四处为家，颠沛流离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听寓娘此说，联想到自身，不禁为一个弱女子的胸襟和处世之道折服。在当时的情境之下，能有如此心境，实属可贵。

人的一生，起伏不定，飘零如萍，自是常态。在不断辗转奔波、颠沛流离中如何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总把自己当成异乡人，难以融入其中，最后的结局终将形容枯槁。这时，淡定从容、随遇而安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

贬谪并不可怕，流放也不意味着末日，最可怕的是心不安定，就此沉沦，一蹶不振。既然事已至此，哭有何

用？莫不如逆风翻盘，过好自己的人生。

在最近热播的《山海情》中，里面的女孩水花的人生，也是一部女人的成长血泪史，让人看了不禁唏嘘。

和涌泉村其他人家一样，水花家也很穷，漂亮的她虽然喜欢马得福，却不能和他在一起，而是被自己的亲爹李老栓因为一点彩礼，“卖”给了苦水村的安永富。

水花想要逃脱这样的命运，毕竟她喜欢的人是马得福，而不是安永富。她也曾大胆地踏出了和命运抗争的脚步，在接亲的前一天晚上，和几个小伙伴一起逃走了。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里，来到了铁路上，上了火车，却被随后赶到的马得福拦住了。

马得福没有要求水花回家，而是嘱咐她在外一切小心。但是第二天，当李老栓又被苦水村的人打了的时候，水花回来了，她含着眼泪对李老栓说：“我嫁。”

“我嫁”两个字，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和委屈，所有的挣扎，所有的不甘，只能深藏于胸，她最终选择了向命运屈服、向生活低头。

结婚后的水花，就如剧中的旁白：“几年过去了，水花也过起了大山里祖祖辈辈那样寻常的日子。”但命运依然没有厚待她。男人安永富为了给她挖一口全村最大的水窖，被砸残疾了。

生性善良、吃苦耐劳的水花并没有向命运妥协，她一个女人，拉着一辆架子车，车上躺着残疾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，这是她全部的家当。一路风餐露宿，用顽强的心态支撑着自己，一步一步挪向四百公里外的金滩村。

如此的逆境，如此的艰辛，但她却勇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，没有抱怨，态度坦然。既然老天爷要以这样的方法揉碎我，那我就活个样儿出来，给他看。

水花曾经对心疼她的麦苗说：“可怜！可怜不可怜的，都是自找的，人要想不可怜，就该活明白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这世上最重要的事，是争气，让家人过得更好。”

人生如梦，世事无常。女子本弱，遇事则强。当遇到挫折与打击的时候，那些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的聪慧坚忍的女子，像水花，像寓娘，她们从来不会因此否定人生，而是力求超脱，努力改变，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，坦然地面对困境，以一种平常心面对这一切，从而自己改变命运，改变自己的人生。



百家宴

■墨竹

1971年冬季，我有幸在当兵第一年参加了部队的野营拉练。经过摩托化开进、徒步开进、手枪和步枪射击练习考核之后，为庆贺班师回营，部队又临时增加了一个训练科目——以自由结合方式野餐。

部队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：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”长年在外，有几个老乡在一起侃侃家常，也是思乡的精神寄托。当时的自由结合，大部分是这样的组合形式。大家边喊边用勺子敲碗，把老乡们召集在一起。师长背着手在一边看热闹：“今天有好戏看了，八仙过海！”

机关里女兵少，我也没老乡，被安排在警卫班和师长一组。警卫班北方人多，大伙儿决定包饺子。几个人分工后，有的领面粉，有的领猪肉，有的找老乡借刀和擀面棍，有的劈柴挖灶。那时生活条件差，能吃顿饺子别提多高兴了。人多好干活，七手八脚的一会儿就把饺子包好了。师长拍拍手上的面粉说：“你们打扫一下，我溜达溜达去。”我们知道他要去各点巡视，就赶紧把手里的活弄利索，眼巴巴盼着他回来煮饺子。

没过多久就听到了师长的喊声：“快！先煮点饺子解馋，留一半肚子吃百家宴。”刚煮了一锅饺子，门外就有动静了。进来的是司令部几个广东籍参谋，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肉末米粥。他们把肉和菜剁碎搅合在一起，煮了一锅肉末稀饭。北方人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吃法，米都熬开花了，肉末菜末点缀着，看着精致，吃着

咸香浓郁。我们刚想动手，师长说：“别急，后面还有呢！”

话音未落，政治部几个青海老乡端了一锅白水手擀面来了，面条有粗有细，厚薄也不均匀，可一大碗喷香的肉末酱，又让我们不停地吞咽口水。

湖南籍老乡端来的是—锅米饭—盆炒菜。从没见过那样有看相的菜，肥肉透亮，瘦肉鲜嫩，菜帮子白，菜叶子绿，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红。我们几个小战士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人舀了一勺解馋。谁知刚入口就吐了出来，一个个辣得不停地喝水。那时，我才领教了湖南人不怕辣的本领。

还是四川籍的司机大哥为我们解了围。他们弄来清一色的小菜，白菜帮子四方丁，青皮萝卜细长条，酸酸麻麻，脆脆生生。师长看着盘子端详半天，敲着盘子问：“肉呢，哪去了？”老兵们挠着头皮笑起来，说被我们干光了。师长大声叫着我的名字，一本正经地下命令：“记住，一会儿煮饺子只准他们喝汤！”

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，大的小的规格不一，鼓着肚子的、瘦扁扁的，还有翻着肚皮的。大家品尝着、说笑着，连附近老乡也端着饭碗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一个村庄过年似的欢声笑语，洋溢着浓浓的官兵之情、鱼水之情。

多少年过去，每每吃到各个菜系的名菜，都会想起我初尝的、来自我们兵家之手最原始的百家饭菜，也更怀念那浓浓的官兵之情。

桂菊争艳

■孙桂梅

九月桂花香馥郁 花开秀丽香迷人
吴刚月宫献桂酒 可知人间桂瑰丽
桂花浓香人人爱 菊花随后又清香
桂菊昂首抗寒露 百花凋谢菊桂芳